

杨家世界杯 壮丽70年 我和我的祖国  
有奖征文活动专栏

## 我家的四十年变迁

四十年前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呱呱落地。当时，母亲独自在乡下的老家务农。我出生之后，她要种田种地、养猪养鸡，又要把我照料好，其中的辛苦不问可知。远在县城工作的父亲爱莫能助。说县城远，其实不远，不过四十公里；但那时每两天才有一趟进县城的班车，票价五角。这五角钱，父亲是不舍得的，他工资本就不高，结婚欠了一屁股债，还需要他慢慢还。想母亲和我了，父亲就揣两个馒头，挎上军用水壶，系紧解放鞋，在雄鸡的唱晓声中，大步流星地出发。思家的人赶路快！母亲刚把午饭做好，满身尘土的父亲就踩着点进了院门。现在我都记得哪里有近路、有小路，还知道哪条河里的水好喝，哪条溪里的水更甜。父亲曾这样得意地说。

三十五年前，我五岁，弟弟三岁。这一年，母亲带着我们进了城。为什么要带我们进城呢？母亲后来讲，是那次车祸让她改变了一直留在乡下的想法。我三岁之后，每次父亲回家后刚走，我就会缠着母亲，要她带我进城去看父亲。乖，你爸爸很快就回来了。母亲总这样哄我。有一次，母亲终于答应带我去看父亲。我们坐上了去往县城的班车。班车在崎岖的公路上不停地颠簸着。突然，刹车失灵的客车像怪兽一样冲出公路，冲进路边的水田，又撞上了岩山。母亲吓得紧紧地抱住我。结果，我没受伤，妈妈的额头却被碎玻璃划伤了。这件事让父亲母亲很是后怕。因为这个，母亲毅然带着我和弟弟住进了城。我们一家四口，先是挤在父亲那间不足二十平方的职工房里，跟着搬到一个窄而小、闹哄哄的筒子楼里，随后又挪到一座小山脚下。这里，山上绿树成荫，鸟鸣啾啾；山下堆积着如山的煤炭。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看见运煤的大卡车进进出出。虽然那次搬家后，我家的房子一下子大了两倍不止，但妈妈却皱了眉头，她嫌这里太吵、太脏，煤灰满天，走到哪儿都黑黢黢的。我和弟弟自然没有让她失望，在那几年里，我们几乎每天全身上下都又脏又黑，小黑人似的。如果能从这里搬走就好啦！那时母亲常常这样念叨。

二十年前，我二十岁，中专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偏远的乡政府工作。弟弟则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虽然你没有读大学，但只要你肯学、肯吃苦，哪里都能成才。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现在在政府工作，一定要认真、勤奋，要争取早点入党。父亲的话我记在心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通过不断学习，先后获得了专科、本科函授文凭，并入了党。此外，业余时间我笔耕不辍，短短的几年，便在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豆腐块，成了众人眼中的笔杆子。从2005年起，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先后有三部长篇奇幻小说在海峡两岸公开出版。我由此顺利地加入了省作家协会。那时的我，二十多岁，有了一点成绩难免飘飘然。你也是趁上现在这个好时候啦！父亲毫不客气地对我说，现在你既然写出了一点成绩，就应该要有更大的目标，要写就写弘扬主旋律的、歌颂真善美的——一语惊醒梦中人！在沉寂、思考一年多之后，我将写作方向转到了儿童文学上面。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取得一些可喜的成绩。这一点，也是父亲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

十年前，我从乡政府调进县城工作。我和弟弟合资在县城为父亲买了一处房子，不仅面积大，屋前屋后还有空地可以养花、种菜。每次下班回家，看见父亲屋前屋后地忙着，内心就觉得无比温暖。父亲也很满意我家的变化，说我们家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弟弟更是先我一步结了婚、买了房、买了车、生了娃。锐儿，你也要加油啦！不要老是写东西。什么时候把你媳妇领回来让我看看。父亲曾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让父亲高兴的是，2015年，这一年我终于结婚了。父亲像放下了心中的大石似的，变得比以往更加地开朗了、爱笑了。而经过我和妻子这五年来的努力，我们这个家也变得越来越好，我们不仅买了房、买了车，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宝宝。今年，我们的新房子也马上要装修了。这一切，只可惜父亲母亲没有看到。我母亲在2003年就因病去世了，我父亲也去世四年多了。每次想到这里，心中不禁一阵酸楚。但是，又一阵欣慰。因为如果父亲母亲泉下有知，他们一定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尤其是父亲，他高兴的应该不仅是他们这个家的变化，更让他高兴的应该是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他最关心的辽宁号航母、歼20飞机、运20运输机等一批国产先进装备早已列装部队。他泉下有知，一定会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家虽然小小的，不太起眼，但从我家这四十年的变迁，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我们国家这四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惊人变化。我父亲生于1949年，与我们新中国同龄。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特作诗一首以纪其盛：

万木葱葱共争荣，神州处处尽春风。  
值此中华七十岁，美酒三杯告乃翁。

### 相关链接：

本次征文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张家界日报社承办，张家界市杨家世界杯有限公司冠名。

征文时间：2019年7月1日至9月10日。

征文内容：以亲历、亲闻、亲见的张家界故事为题材，反映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体现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为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目标任务而追梦筑梦、奋斗圆梦的感人事迹，以小见大、多层次多角度呈现全市广大人民群众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的生动实践。

征文要求：征文体裁主要为中短篇小说、中短篇报告文学、纪实散文、诗歌；来稿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突出思想性和艺术性；紧扣“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突出地域性讲好张家界故事；为原创作品，此前未发表，行文生动；来稿应对作品有完整的著作权，并保证所投递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凡投稿者，视为同意本征稿活动的所有规定。

征文邮箱：272273702@qq.com（须注明杨家世界杯 壮丽70年 我和我的祖国 有奖征文字样）。

征文奖励：设一等奖10名，奖金各3000元；二等奖20名，奖金各1500元；三等奖30名，奖金各800元。评奖结果在《张家界日报》、掌上张家界、爱视网、张家界公众信息网同步公告。择优刊发部分获奖作品，适时召开会议为获奖者颁奖。

### 民间采风

## 放马洲的早晨

谭向东

五月的早晨，太阳还没有钻出地平线。澧水河畔，清风徐徐。于这样的风里，我站在倚水之滨的放马洲上观景。

这是我第一次在早晨莅临放马洲，看小城河畔的风景。

眼前，一片阔大的水域，形像一个湖泊，环绕着小城的西北郊外。这里便是两条母亲河澧江和澧水的交汇处。放马洲就是这片水域的南岸，跟澧江与澧水交汇处的永安渡隔水相望。从永安渡到放马洲，一片形似湖泊的宽广水域，把城市和郊外的乡村隔开。许多城市似乎都是这样的，在河流的交汇地油然形成，可以说，城倚水，水依城，城水相偎。

澧江是澧水的一条支流，在这里汇入。于这样的早晨，河水格外澄清明亮。形似一块宽而大的银布，平铺在小城西北郊外。一座桥从银布上横空而过，南北架立，是小城北扩的唯一纽带。这条纽带的南端，系着别具风情的

放马洲。

如今，放马洲成一座公园，倚水而立。

河畔的早晨，微风吹拂，平静的水面泛着层层波澜。水是柔软的，河风大时，水浪在柔软的水面上随风扬起，碰撞到坚固的河堤岸，又缓下来。河面上那些翻滚的波浪，是放马洲早晨的一幕风景。在水浪啪啪敲击河岸的响声里，总会迎来一位位阿妈和阿叔在河岸浣衣。那一阵阵棒槌敲打衣服的声音，如歌。

放马洲的河滩原来碎石嶙峋，现在铺着平整方正的岩砖，成了广场。晨间，常有晨练者在这里，或慢跑，或快走。放马洲的早晨，别样的宁静。

宁静中，自然就有惬意的风景。河岸有钓鱼的人，端正地坐在河堤岸上，双手扶一根钓竿，一双眼睛静静地注视着离河岸不远处的水面。钓鱼是宁静的守望。

在钓者身后，是座人造的小山丘。山上满覆泥土，泥土上铺着草皮。上面栽植着从乡村移栽来的各样树木。小山静然鹤立，透着泥土别样的芬芳。山的南麓有人造荷塘。荷塘也是宁静的，有雾袅袅弥漫，恍然似仙境。荷塘里躺着不多见的睡莲，一片片尺多宽的荷叶，倚水面飘浮着。其间有五六片荷叶已脱离水面，亭亭玉立，随轻拂过的河风自由地摇摆着。荷叶间，有两三朵含苞待放的荷花蕾已探出头来，开始绽开洁白的花朵。我想起书中的荷花定律，说，一旦看见一朵荷花绽开，不几日便会迎来满塘花开。其实定律也不是包括全部。比如睡莲。睡莲要生长在完全无污染的澄清水域中才会想着荷花定律。在污染变了颜色的水里，睡莲是不会开花的。

放马洲与水交接的地方，也寻不见原始的河滩景象。沿河全是平整宽阔的石板路。石块修砌，用水泥勾着缝，有些就地取材的石块，还有着长年被水冲刷的磨光。不难猜想，这条河堤多是就地取材而修筑。河水时不分地轻柔拍岸，更显放马洲独特的宁静。

放马洲的宁静，胜过许多言词的表达。

河岸每隔三五米远就栽着垂柳。五月，柳条上挂满绿叶，特别纤长的，会垂到水波荡漾的河水里。放马洲沿河的风景，别有一番乡村风情。

我注目垂柳下的河水，眼前闪着粼粼的波光。遥望垂柳的尽头，阳光泼洒在水面上，放马洲伫立在一片金色的阳光中。在这金色的曙光中，放马洲公园的广场上、小径上、荷塘边、沿河大堤上，三五成群，人头攒动。

晨间特别宁静的放马洲，又迎来新一天的热闹。

### 平凡人生

## 大姑

滕军钊

有一段时间，学校禁止学生下河洗衣，甚至连围墙外的油炸或饺子摊点也不许光顾，原因是一名学生在一墙之隔的校外行走时被劫。我记得禁令下达后，我蜗居校内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天晚上，大姑到学校看我，这样的局面才得以扭转。

这晚，教室里亮堂着，其它地方影影绰绰。大姑是在晚自习第二节课时来的。先悄悄地走到前门外，门关得紧。她又蹑手蹑脚地来到后门处。后门有粗大的柱形光亮，照射在栏杆上。她在这股光亮里躲闪时，后排的同学发现了她。

我出了教室，叫了声大姑。大姑的半边脸隐藏在阴影中，两只乌黑的眼睛分外鲜亮有神。她领着我走往走廊的东头，一直走到楼梯口。在那里，姑父倚墙站着，双手捧着一个白色搪瓷缸子，上面塑有一个毛主席的红色半身像，闪着光芒的那种。大姑从姑父手中接过缸子递给我，说道：趁热吃了。我问：是什么，饺子吗？揭开盖子一看，是三个煮熟的鸡蛋，用红糖水泡着。我疑惑地问：给我鸡蛋吃，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大姑很灿烂地笑着说：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哦了一声，连忙一口一个地把鸡蛋吃完了。大姑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满足地笑了。不善言辞的姑父，这会儿也跟着开心地嘿嘿笑着。

每年的秋季开学前后，持续半月左右，我家总要挖花生。我家靠把花生、桔子、生姜卖出来维持生计，供我和弟弟读书。花生熟了，要抢时间挖，不然会在地里生芽。这段时间，大姑就来到我家住下来，成了一名挖花生的主力队员。

天蒙蒙亮，露水沾衣时，我们就来到花生地边。大姑抢先摆开架势，弓步，锄头移向花生蔸前方，从离蔸根部一巴掌处挖下去，估摸锄头入土的深度差不多时，两只手紧握锄把，往后一拖，身子往后稍退，花生蔸连带泥土，就离开了生长的位置。下一步就是弯下腰，右手拎起花生蔸，在锄把上磕两下，泥土唰唰地往下掉落，一大块饱满的亮湛湛的连根

带须的花生颗粒就会跃入眼帘。接着挖第二蔸，弓步、举锄、挖、拖、拎、磕。一会儿工夫，身边就堆起百把斤重的花生蔸了。

大姑不断做着弓步及举锄的动作，腰酸了，背痛了，也不肯停下来歇息一会儿。烈日火辣辣地烤在身上，滚烫的汗水像雨水泻在身上。没有一丝儿风，咕噜咕噜，喝进嘴里的茶水，瞬间就从皮肤上冒出挥发出燥热的空气里。身上的衣襟，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全是汗臭味。花生蔸上飘洒来的泥土沾落在衣服上厚厚的一层，随着身体剧烈的机械动作，又抖落到地上，接着又从花生蔸上飘落过来。大姑的头发上、眉毛上、脸上、脖子上，到处都是泥土，整个一泥人。

傍晚，屋檐下亮起一百瓦的电灯泡。一摞摞花生蔸堆在院坪里，像一个个稻草垛子。大家将堂屋的两扇门卸下来，斜放在院坪中央。拎起花生蔸，往门板上摔，花生颗粒，哗啦啦地滚落到塑料薄膜上，如在板斗上摔谷穗。一扇门可供两个人摔花生蔸。大姑、大伯、小姑，还有我妈紧锣密鼓地摔花生蔸，爸爸在一旁挪移花生蔸。院坪里发出不间断的噼噼啪啪的声响。

间或，有说话声涌出。去年八角一斤，今年值一块才好。这是我妈的声音。

没有一块，九角总有吧。大姑说。

明年多种些，斤两多些，钱就多些。她补充道。

这些欢悦的令人亢奋的声音，要到凌晨一两点才止息。

有一学期，发生所谓反革命案，两名学生被逮捕。为警示学生，学校推迟一周放假。这周内，安排一名老师蹲点一个班级，学生不干别的，听老师说教，写反思材料。

第一天放学回到寝室，热闹喧天，两名同学在打赌，其余同学在帮腔。

我能吃两斤饭。

不可能，这是吹牛。

你不信，可以打赌。

赌就赌，我给你买两斤饭来，吃完怎么惩罚？

吃不完，我赔你四斤饭票。

好，一言为定。那你吃什么菜呢？

其它的菜太贵，只要和渣就行了，五分钱可以买三瓢和渣，一块钱就能买六十瓢和渣，可装一铁皮桶。杜同学又补充说：我肯定吃得完，你输定了。

我无心跟着同学们猜想打赌的结果，因为饥肠已经响如鼓了。摸遍所有口袋，没有找到一张餐票。我心里涌过一丝慌乱，将口袋翻出来拍打，还是没有一张餐票，也没有一分钱，只有几张废纸片飞到地上。

已过晚饭时间，但挨饿实在难受，只能到大姑家碰碰运气了。

果然吃过了，吃的饺子，锅台上有一个碗，有几个饺子剩在碗里。这几个没吃完的饺子，发出香喷喷的味道。我闻着这好闻的味道，感觉更饿了，头晕眼花，腿软手抖。只有大姑在家，她从猪圈里走出，再走进厨房里时，发现我站在那里发愣，就露出探寻的眼神望着我。我说有一天没吃饭了。这时，我已回忆起来，昨天吃晚餐后就没有餐票了，今天整天都是迷迷瞪瞪的。

大姑给我煮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饺子，饺子下肚后我远未吃饱。但我决计不再吃了，一怕麻烦大姑，二怕饿一天再暴食会出问题。我放下碗对大姑说，能否借点钱，我要买餐票。大姑闻声，从裤子的两个口袋里各拿出五角钱，问我够不够？我说不够，她又在上衣口袋里掏摸，最后从夹衣里找出了五角钱。

靠着这一元五角钱，我熬过了这湿冷的无精打采的一星期。

### 四

十多年时间内，大姑家俨然是个铁打的营盘，求学的孩子一拨又一拨，有的甚至寄住在她家。大姑为他们洗衣做饭，生病时喂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看到大姑劳累，决定尽量不给她添麻烦。我住校，在食堂吃饭，这样就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上完一天课，吃了晚饭，我就加入浩浩荡荡的下河洗衣大军。冷天里，大姑会生拉硬拽将我的衣服抢去洗，怕我在河里冻感冒。当然，隔段时间蹭饭是免不了的。碰上我的生

日或节日，大姑会殷勤地犒劳我。那年春节，我一家三口探访大姑。走时，她依依不舍地送我们。沿着我当年从她家走向学校的直路，经过校门口后，再继续往西走，在围墙转角处，道路也转了九十度，变为向北的方向，路面慢慢地抬高了。大姑跟在我的后面，步履蹒跚地走着。我走几步就站住，等着她赶上我。她见我如此，就加快脚步。上台阶时，我始终不离左右，防止她摔倒。石板台阶很宽，坡度也缓，大姑弯腰勾背，一步一步地爬上去。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我和妻儿站在公路的路基上，转过身来。这时，大姑也从台阶上移到路基上了。她直起身，对我们笑了一下。我注意到大姑的目光是浑浊的，已失昔日的光彩。她从裤袋里摸出两张百元大钞，攥紧，递到我的孩子手里。我听说这是她卖韭菜攒下来的，不知要卖多少韭菜才能凑出这一大笔钱，忙说，大姑你老人了，人老财不老，还是留着吧。孩子听到我说这句话，就说不要。大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带着哭腔说这钱是给孩子买学习用品的。我只得对孩子说，大姑婆一番心意，你拿着，我们来日再来看她。大姑这才破涕为笑。

劳累一辈子，节俭一辈子。大姑患上高血压和继发性心脏病。五年前，大姑拖着病躯，来到医院找到我，要我判断是什么病。我测了血压，收缩压200，舒张压140，高得吓人，心脏也大得让人吃惊。我立即为她向专科医生寻求医嘱。医生说，这种病要终生服药。有一种降压药，吃一年只要五百元。我为她在药房里买了半年的药。她坚持服药两年。两年中，只要一见到我，就会说药有效果。

去年9月14日上午11时许，大姑溘然长逝。得到这个消息，我的内心深处涌起一股痛彻心扉的伤痛。我感觉到我的这颗心被拉紧了，就像用缆绳拴住的小船一样。赶到已是深夜，我凝望棺木前带着笑意的她的遗像，往事一幕幕像电影的画片一般，在脑海里以慢镜头的方式一页页翻开。

### 古风新韵



## 西线旅游采风诗词

张念升

亚洲第一洞  
壁走龙吟穿玉殿，岩碓虎啸贯长虹。  
瑶台峰笋园林绿，野渡山光倒影红。  
乐似神仙游地府，眼收云气九天宫。

茅岩河山吟

开山巨斧显神功，劈破茅岩两半雄。  
垂直悬空崖万丈，惊奇越岭画千工。  
天成一线穿南北，日照层峦贯始终。  
洞拥峡关江月好，奔腾烈马壮吟风。